

这篇专栏，记录的是在上海的3组视障人士的现状。他们分别被封控在按摩店、酒店和宿舍。被封最久的迄今已达35天。

在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，他们都在面临饥饿与困顿。

全上海进入静态封控管理已近一个月。从3月1日至4月23日，上海累计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逾近50万人。

这里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APP买菜。在微信群里接龙团购，在朋友圈获取最新的疫情动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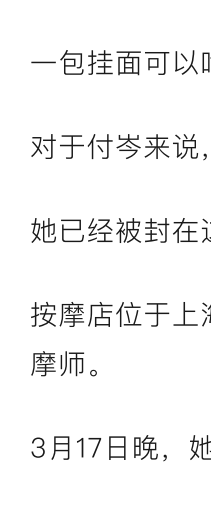
但在这个拥有2600万常住人口的大型城市，包含了约9万名视障残疾人，其中约3万人是全盲。他们的视干人，正忍受着饥饿，面对着信息隔绝。看不见，让他们离一座座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
他们看不见，但希望可以被你看见。

《流落南方》的读者们，你若看见，请下拉到文末。



作者·赵也也
编辑·流落南方
内容顾问·安雷



(TruePen)

付孝

截至目前被封时间：35天

被封地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崂山路上海绿澳城市酒店

注：付孝全盲，无法提供图片。本章为元图。

1.独自被困盲人按摩店

一包挂面可以吃多久？

对于付孝来说，这是现在手头上唯一剩下的一捆食物。上一包挂面，让他节省着撑过了一个星期。

她已经被封在这间70平米的盲人按摩店整整35天。接下来还要撑多久？她不知道。

按摩店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一家酒店的2楼，距离陆家嘴中心3公里不到。付孝是在这工作的盲人按摩师。

3月17日晚，她做完最后一个推拿。同事们早已下班回去员工宿舍。

店里就剩她一个人，无法回宿舍，只能将就着在店里的推拿床上睡觉。

结果第二天，她发现自己也不去了——酒店被封。

付孝30岁，来自湖南岳阳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在当地写下流传至今的《岳阳楼记》。

她自幼全盲，看不见任何东西。盲校毕业后十余年，她一直在岳阳从事盲人按摩工作。

2021年8月，朋友她介绍入职浦东新区的这家盲人按摩馆。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元。比老家高了一倍。

她是怀着憧憬的心情来到这个城市的。但在上海被按下“暂停键”后，被“暂停”的还有她的正常生活。

2.每天一顿无盐的清水挂面

封控期间，付孝最着急的是食物。

店里没有油、没有盐。“烹饪设备”只有一个电饭煲。

3月16日酒店刚被封的时候，线上外卖平台还正常运行。她买了几包挂面、方便面。想着先凑合过几天，但这些面条却成了接下来大半个月的救命粮。

一包挂面有4捆，平均每捆有200根。她通常很小心谨慎地计算着自己的饭量。

一天吃两顿都是奢侈的。没有调味料。她每天用清水煮一点面条，就这一顿，是全天的食物摄入。“饿了就忍着，抱着自己不会被饿死的心念。”

饥饿不可怕，她怕的是面条没有了。

她被发现，是在酒店物业来统计居住人数敲门的时候。随后物业将自己的盒饭给了她。

那是被封近20天后，付孝吃到的第一口“饭”。

她还记得具体的菜式了，两荤两素，“觉得特别香，好久都没有吃到过这么有味道的饭了，最起码有点盐味了。”

盒饭中的米饭，即便不伴着菜吃，也同样让她感动。在湖南老家，她都是吃米饭的。

这让她想起了家乡。

不过一个星期后，物业的盒饭也紧缺了，不能再给她送饭了。

3.她是一直接收不到信息的孤岛

为什么不去向其他周边的人寻求帮助，比如排队做核酸的时候，可以接触到其他人的吧？听到我们这样问，付孝明显愣了一下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慢慢回答道：“我是以为，大家应该都买不到东西，所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”

“那，确实应该可以去问一下的。”

不仅如此，“团购”，这个上海封控时期的热词之一，在付孝这里只是一个“好像曾听同事提起过、不是很方便操作的东西”。

视障给她带来的不仅是行动不便，还有信息的闭塞。她不知道酒店外的上海，众多居民团购解决了物资问题，更不知道互联网上，关于团长的视频频频刷屏。

视障辅助软件只能帮她做到最基本的沟通交流。发送到她手机的文字消息会被大声朗读出来。但是像图片、链接，她即便接收到了，也无法“听到”。

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，付孝明显表现出来并不擅长交际，也不擅长主动向他人求助。

她自幼失明，住往自己能够懂的，就尽量不去麻烦别人。她认为这代表她可能“性格怪异”。

这大概源于她过往的经历。从前她在马路上，向路人问路。路人直接回复她，我不知道，你问别人吧。“怕会给你找上一堆一样，可能因为你看到我们有视力障碍”。

不愿主动麻烦他人，再加上路人的回避，加重了她独处时的茫然和恐惧。

对于她，封控期间的白天和黑夜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窗外无论是刺眼的阳光，还是昏暗的阴天，她的双眼都捕捉不到。

醒了就起床，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去睡觉。现在几点？不清楚。外面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。

“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每天怎样过去的。你没有上班的规律了，也没有其他规律告诉你需要去做些什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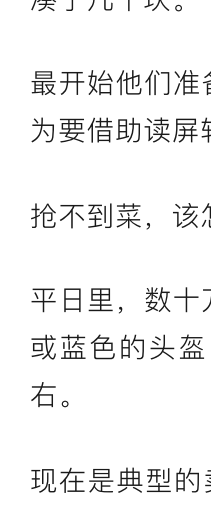
“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追求的东西了，每天都是这样。”她说。

她现在靠小说和听音乐打发时间。她尤其喜欢听视障人群中发生的故事，她称之为“圈内人”的事。

付孝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不知真假的网传故事，讲的是一个本来很成功也很热心的视障人士，最后却突然遭遇了接连的失败，家破人亡。妻离子散，自己也生了一场大病。这个故事激励了她对生活的希望：“我自己没遇到过这些事情，所以想一想我也应该好的，很幸运的。”

除此之外，平夜里，屋内寂静得可怕。每天唯一期待的，就是物业来敲门的声音。

这声音，之前是来送饭，现在是喊她下去做核酸，这样好像就没有人会把她遗忘。有人知道她的存在。



(TruePen)

舒筱等15位视障同事

截至目前被封时间：24天

被封地点：上海市宝山区万达广场

15个人只剩1800元

在距离付孝20公里的浦西宝山区，舒筱和她14名视障同事被封在写字楼的两间房间里，更准确来说，是她们所工作的盲人按摩店员工宿舍。七男八女，按性别各自一隔。



舒筱所在的其中一间员工宿舍

舒筱来自四川泸州，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，他会打趣加上一句“就是泸州老窖”。

他属于二级残疾，不是全盲。“盲星”定义是二级盲，平时上街走路问题不大，但文字是看不清的。

4月16日浦西全面封控。按当时的通告，将于4月6日3时解封。舒筱和她的同事按5天的食量，买好了蔬菜、方便面等速食。但他们没料到，足不出户的封控要求一直延续到了此刻，且何时解封仍然未知。

最先急需的是他们的钱包。

15个盲人按摩师，身后是15个急需钱用的家庭。

父母、妻子、孩子……每个月工资到账后，他们需要把大部分的钱打回家里。再加上3月的工资未发，4月又被封控没有工作。每个人手中可支配余额很少。

发现迟迟无法解封后，舒筱他们先自行凑了一笔，专门用来买吃的。大家把手头上的钱掏出来，凑了几千块。

最开始他们在买菜APP上抢菜，他和几个平盲的同事定好闹钟，结果等正式开抢的时候，因为要借助读屏软件“听”文字，他们总是慢了一拍，菜都被抢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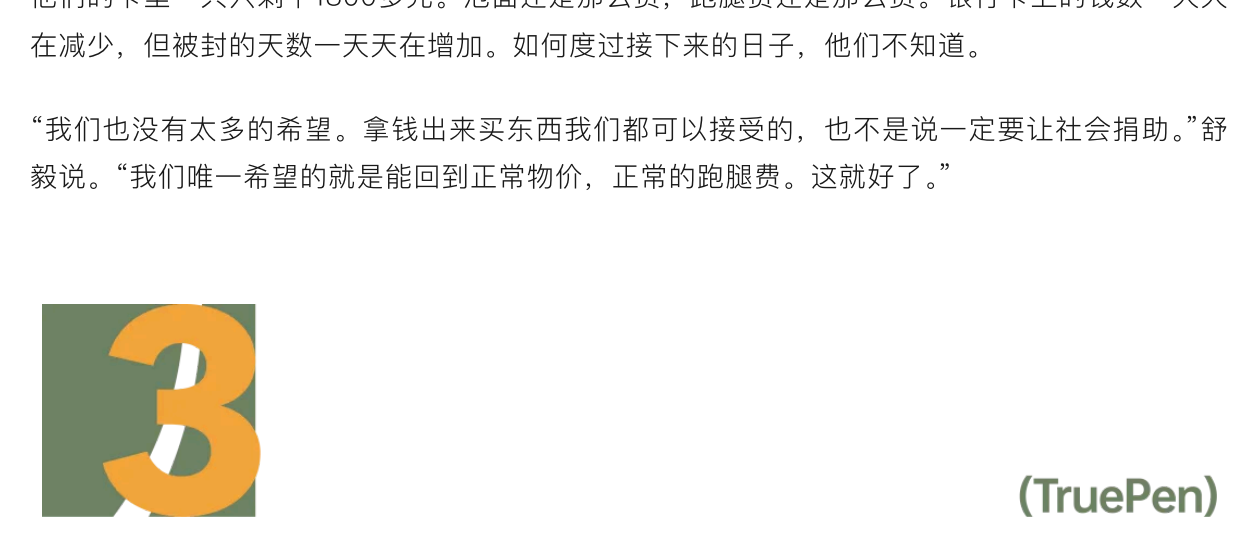
抢不到菜，该怎么办食物呢？他们将注意力放到了找跑腿上。

平日里，数十万名为外卖小哥、快递员支撑起整个上海的餐饮、物流。他们骑着电动车，戴着黄色或蓝色的头盔，风驰电掣地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然而在封控期间，这个数量跌至1万左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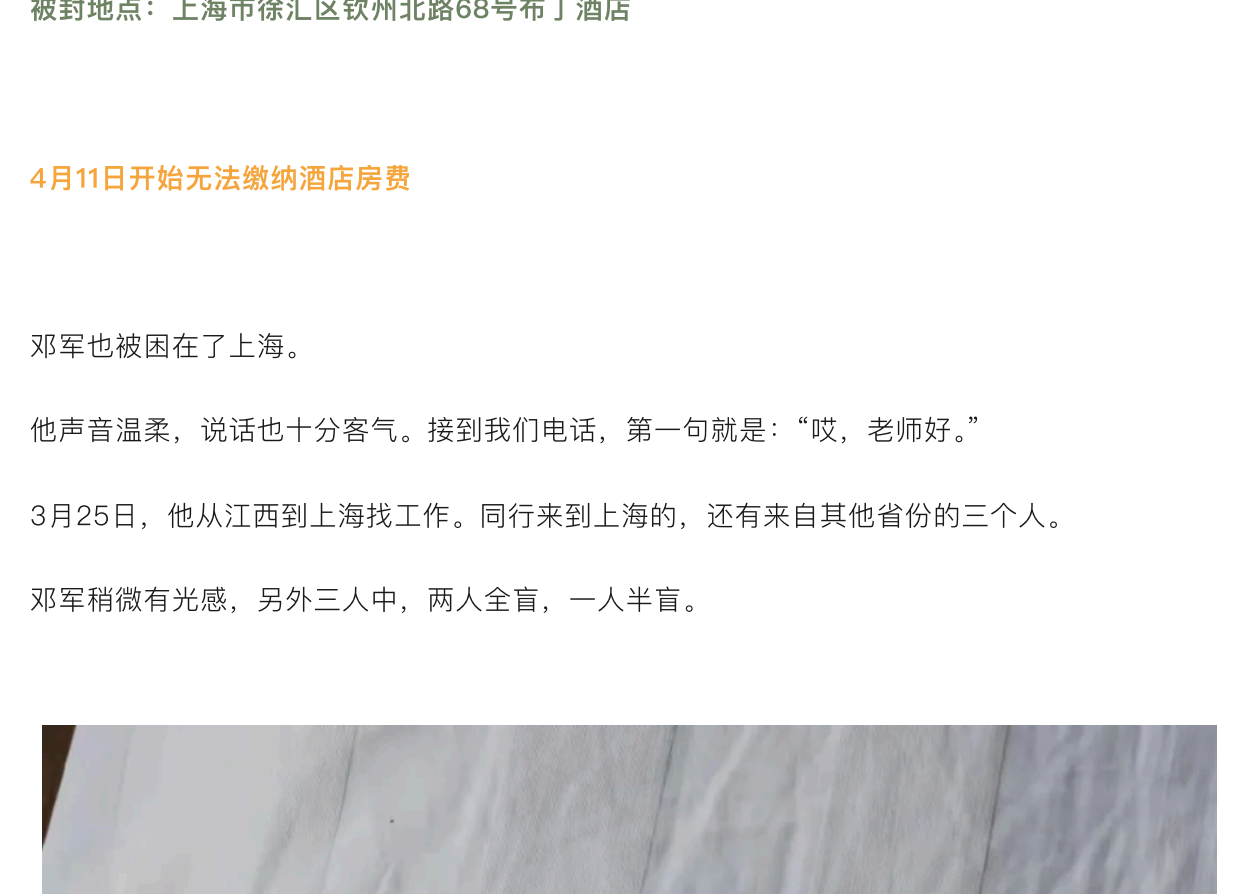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是典型的卖方市场。舒筱发现，到距离几分钟车程的超市，来回一趟的跑腿费高达100元到200元不等。

贵吗？当然。能不买吗？不能。于是咬咬牙，付款了。

联系上跑腿小哥后，舒筱会和对方向列出自己的购物清单，再根据对方的总价付款。至于每个商品价格究竟是多少钱，他也不清楚。反正都“贵得离谱”。



舒筱买了四箱凉菜和2桶9.5L的矿泉水，付给跑腿小哥总价500元。平日里这些只需约200元



舒筱和困困的聊天记录

到目前，舒筱他们已经花了6000元购买食物。中间偶有政府或残联给他们送物资，但杯水车薪。

盲人按摩是体力活。按、压、点、揉，力气要大，要让客人感受到力度。一天工作下来，累得腰痛。但现在，除了吃饭洗澡，他们都选择在床上躺着，或者在椅子上坐着，只为了“减少消耗”。

他们的卡里一共只剩下1800多元。地面还是那么贵，跑腿费还是那么贵。银行卡上的钱数一天天在减少，但被封的天数一天天在增加。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不知道。

“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希望，拿钱出来买东西我们都可以接受的，也不是说一定要去社会求助，”舒筱说，“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回到正常物价，正常的跑腿费，这就好了。”



(TruePen)

30天前来上海找工作的邓军等4位视障人士

截至目前被封时间：24天

被封地点：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88号布丁酒店

4月11日开始无法缴纳酒店房费

邓军也被困在了上海。

他声音温柔，说话也十分客气。接到我们电话，第一句就是：“哎，老哥好。”

3月25日，他从江西到上海找工作。同行来到上海的，还有来自其他省份的三个人。

邓军稍微有光感。另外三人中，两人全盲，一人半盲。



邓军和同伴们的残疾人证

来之前他说上海有疫情蔓延，但没在意。

在他看来，全国目前很多城市都有小范围爆发疫情，例如杭州、南京，但很快就过去了。他觉得，上海作为一线城市，疫情应该会更快过去。

邓军没想到的是，20天之后，疫情数字翻了十几倍。

3月20日，四人入住了浦西徐汇区一家快捷酒店。在4月6日没有如期解封后，很快，他们也陷入了食物不够、钱款不够的困境。

酒店有盒饭，他们吃过了，但30元一份。他们很快就不“扛”不住了。

为了省钱，四人从两个双人间挤到了一间三人间。15平米，两男两女，三个人睡床，一个打地铺。共用一个卫生间。生活有诸多不便。

即便如此，到4月11日，他们仍然彻底交不出房费了。



邓军仅有的电饭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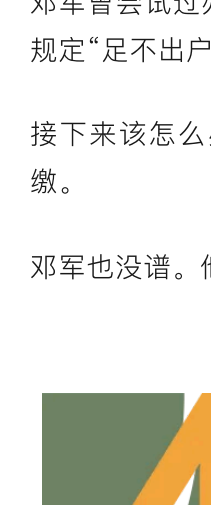
吃的勉强凑活，但交不起的房费无人能帮。

他们每天的房费是188元，从3月底入住开始计算，到4月底加起来要支付近6000元。

邓军曾尝试过办理退房手续，打算换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。但房东不让他们出酒店门，因为现行规定“足不出户”，于是他们又只能返回酒店。

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拖欠的房费该怎么办？从4月11日就说钱支付房费后，酒店几乎每天都在催债。

邓军也没辙。他想，他也才来上海，哪里有钱呢？



(TruePe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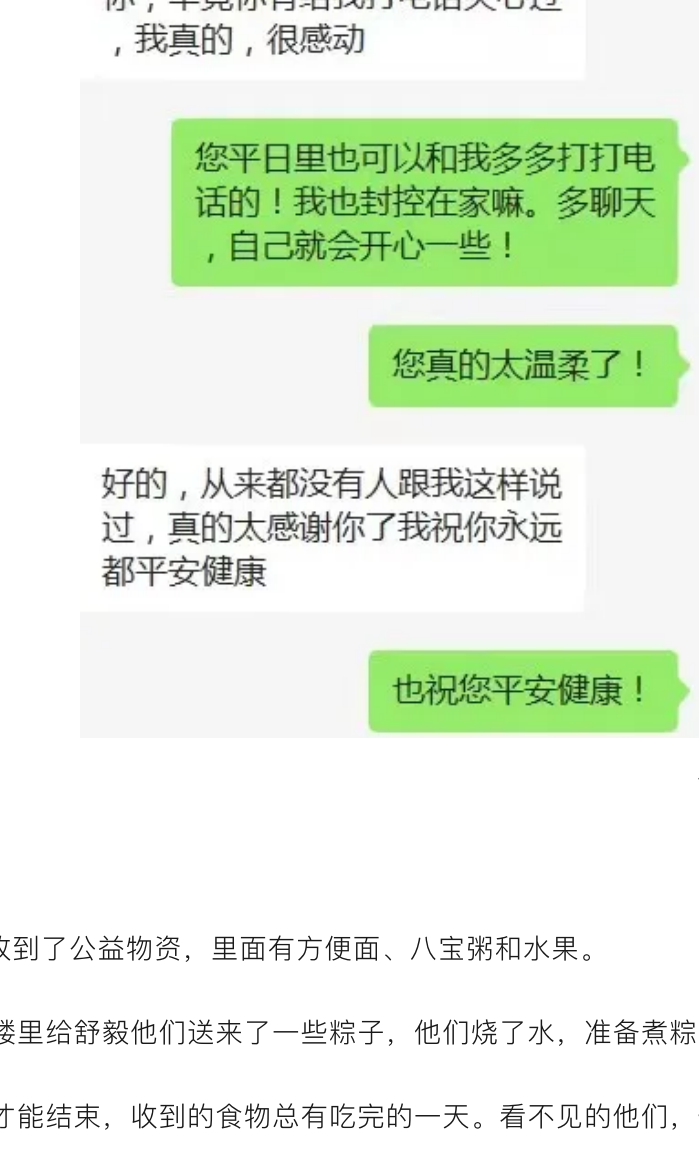
看不见的他们

你们能看见吗？

“能不能帮助到我们啊？”这是三位受访者在电话中都在询问的事情。

我们与他们的交流过程，能感到他们虽然内心着急、物资紧缺，但仍心存感恩，保持着礼貌。在这长达一个月的封控中竟未变薄。

像是付孝，她在电话中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“谢谢”，她多次感谢为她送来盒饭的物业，也对自己的困境表示充分的理解。



付孝与我们在微信上沟通

4月22日，付孝收到了公益物资，里面有方便面、八宝粥和水果。

之前一天，写字楼里给舒筱他们送来了一些粽子，他们烧了水，准备煮粽子吃。

但封控不知何时才能结束。收到的食物总有吃完的一天。看不见的他们，仍希望被你看见。

（付孝、舒筱、邓军为化名）

(TruePen) 三 三 三 三 B I U A

流落南方——

如果您有相关帮助资源，请后台联系我们。位于上海的饮食、生活类物资，我们将委托志愿者按就近原则交给他们。

如果您有较大规模的物资，我们将通过残联对接，希望帮助到上海更多被封控中的视障人士。

我个人愿意帮忙作为采购2000元物资，请速给文中三组视障人士。

愿意做有形及无形的帮助！

『流落南方』内容版权/归版权转载(TruePen Media)所有『

